

董仲舒

(西元前一七九—西元前一〇四)

黃振球

一生平



董仲舒漢時河北廣川人，其生卒年月，漢書列傳未予提及。蘇輿作董子年表，則起自漢文帝元年（西元前一七九年），止於漢武帝太初元年（西元前一〇四年）（註一）。幼年專攻春秋公羊傳，景帝時任博士（註二）。其治學也，專心勤勉，「三年不窺園」（註三）。言雖有園圃，不窺視者凡三年。其為人也，「進退容止，非禮不行」（註四）。

武帝當國，廣求人才，指令天下郡國，選舉「賢良文學」，仲舒以對策取得第一，拜為江都相，事奉易王。王勇而驕，仲舒以禮義匡正之，故曰：「仁者、正其誼，不謀其利；明其道、不計其功。」（註五）惟著災異之記，天子「以有刺譏，……下董仲舒吏，當死，詔赦之」（註六）。仲舒因倡陰陽五行之說、幾致殺身。

後公孫弘治春秋，不如仲舒，奏調仲舒相膠西王。蓋膠西王驕恣，弘圖借此以害之。幸膠西王素聞仲舒有行，亦善待之。仲舒亦規之以信義之道，如曰：「春秋之義，貴信而賤詐，詐人而勝之，雖有功，君子弗為也。」（註七）善盡言責。仲舒恐久獲罪，乃棄官還鄉，著書修學以終。「其居家至卒，終不治產業」（註八）。著有春秋繁露、賢良對策、董子文集等。

二 人性論

仲舒論性，為先天生成「自然之資」，故曰：「性之名，非生與？如其生之，自然之資謂之性，性者質也。」（註九）又曰：「性者天質之樸也。」（註一〇）自然之資，天質之樸，均謂之性，是視性為未雕琢之玉石。

仲舒論人性之善惡，既非主善，亦非主惡，而謂人有善端，「善出於性，而性不可謂善」，「性有善質，而未能為善」（註一一），又曰：「或曰性也善，或曰性未善，則所謂善者，各異意也。性有善端，動之愛父母，善於禽獸，則謂之善，此孟子之言。循三綱五紀，通八端之理，忠信而博愛，敦厚而好禮，乃可謂善，此聖人之善也。是故孔子曰：善人吾不得而見之，得見有常者斯可矣。由是觀之，聖人之所謂善，亦未易當也。非善於禽獸，則謂之善也。使動其端，善於禽獸，則可謂之善，善奚為弗見也。」（註一二）由上說以觀，孔子對善懸的甚高，人必需完全無瑕，始可謂善；孟子以善於禽獸即為善，為仲舒所不取。故曰：「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，故曰性已善，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，故謂性未善。」（註一三）又曰：「觀孔子言，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，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

之，過矣。」（註一四）

仲舒為主張性未善，列舉例證，以為解說，茲分述於下：

（一）以禾喻性，以米喻善

仲舒曰：「善如米，性如禾。禾雖出米，而禾未可謂米也。性雖出善，而性未可謂善也。」（註一五）

又曰：「故性比禾，善比於米，米出禾中，而禾未可全為米也。善出性中，而性未可全為善也。」

（註一六）

（二）以繭與卵喻性，以絲與雛喻善

仲舒曰：「性如繭、如卵。卵待覆而為雛，繭待繅而為絲。性待教而為善，此之謂真天。」「繭有絲，而繭非絲也；卵有雛，而卵非雛也。」（註一七）

（三）以瞑喻性，以覺喻善

仲舒曰：「性有似目，目臥幽而瞑，待覺而後見；當其未覺，可謂有見質，而不可謂見。今萬民之性，有其質而未能覺，譬如瞑者待覺，教之然後善。當其未覺，可謂有善質，而不可謂善；與目之瞑而覺，一概之比也。」又曰：「民之號，取之瞑也。使性而已善，則何故以瞑為號。」（註一八）

指民「萌而無識」，性即民，亦萌而無識。民待王教而後有知識，性待教育而後漸於善。

（四）以璞喻性，以玉喻善

仲舒曰：「玉出於璞，而璞不可謂玉。善出於性，而性不可謂善。」（註一九）

仲舒將人性分為三等，上等乃聖人之性，下等乃斗筭之性，中等乃中民之性。故曰：「聖人之性

，不可以名性，斗筭之性，又不可以名性，名性者中民之性。」（註二〇）亦如孔子所言，「上智與下愚不移」。

仲舒首謂人有性情，故曰：「天地之所生，謂之性情，性情相與為一暝，情亦性也。謂性已善，奈其情何？……身之有性情也，若天之有陰陽也，言人之質，而無其情，猶天之陽，而無其陰也。」（註二一）再論性仁而善，情貪而惡。故曰：「性者、生之質也；情者、人之欲也。」「質樸之謂性，性非教化不成；人欲謂之情，情非度制不節。」（註二二）人要「禁身有情欲」（註二三）。

仲舒以性與情對言，則性仁而善，情貪而惡；性與情合言，則情亦性（註二四）。

綜上所述，仲舒論人性有善端而未善，人性有三等，且有性、有情，力主人應長善禁惡。

三 教育論

仲舒既認人性有善端而非善，故重教化；蓋人性如善，則無需教育。故曰：「今謂性已善，不幾於無教。」（註二五）

（一）教育之重要

仲舒認為：「人有善善惡惡之性，可養而不可改，可豫而不可去，若形體之可肥臞，而不可得而革。」（註二六）性待教而為善，治國首重教化。故曰：「夫萬民之從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隄防之，不能止也。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，其隄防完也。教化廢而姦邪並出，刑罰不能勝者，其隄防壞也。古之王者明於此，是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為大務。」（註二七）

（二）教育之目的

仲舒認教育目的為「化民成性」，使受教者從仁義，遠利欲；前者為向善，後者為止惡。故曰：「天令之謂命，命非聖人不行；質樸之謂性，性非教化不成；人欲之謂情，情非度制不節。是故王者，上謹於承天意，以順命也；下務明教化民，以成性也；正法度之宜，別上下之序，以防欲也。」（註二八）故教育之消極目的乃在防欲，而其積極目的乃在「漸民以仁，摩民以誼，節民以禮」（註二九），使成為仁義之士。

仲舒解釋仁義為愛人、正我。故曰：「仁之為言人也，義之為言我也。……仁之法在愛人，不在愛我；義之法在正我，不在正人。我不自正，雖能正人，弗予為義；人不被其愛，雖厚自愛，不予為仁。……不愛胥是謂仁。……仁主人，義主我也。」要達到「仁治人，義治我」之修養工夫（註三〇）。

（三）教育政策

仲舒教育政策為設學校、養賢士、統一學術、改革選舉等。茲分述於下：

1. 設學校：仲舒提倡美俗，防民利欲，主設學校以教萬民。故曰：「立太學以教於國，設庠序以化於邑。」如「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，萬民皆安仁樂誼，各得所宜，動作應禮，從容中道。」（註三一）

2. 養賢士：仲舒主興太學，以養天下賢士，蔚為國用。故曰：「養士之大者，莫大庠太學，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，教化之本原也。……興太學，置明師，以養天下之士，數考問以盡其材，則英俊宜

可得矣。」（註三二）

3. 統一學術：戰國時，各家爭鳴，因有九流十家之學說。至漢時，九流中惟法、道、墨能與儒家相抗衡。如高祖用叔孫通等制定禮儀，法家勢力，盛極一時。然其有國無親，有公無私態度，不適用於專制政體。文景之世，政尚黃老，無為而治。然其絕聖棄智，不能尊君。墨主兼愛，打破階級，更與專制衝突。武帝圖用先賢駕御明智人士，得仲舒對策，倡罷黜百家，獨尊孔子儒術。蓋儒家尊君抑民，貴秩序，頗合當時政治及社會環境。仲舒曰：「春秋大一統者，天地之常經，古今之通誼也。今師異道，人異論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。是以上無以持一統，法制數變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，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，邪辟之說滅息，然後統紀可一，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從矣。」（註三三）武帝從其請，設五經博士，太學之以經籍為教材，亦自此始。

4. 改革選舉：官學出身者，可以量才授官、然私學出身者，人數多於官學，此項人才，國家應予羅致，不可喪失。仲舒主張用選舉制，補官學出身者之不足。乃建議令州郡，每年選舉秀才孝廉到中央錄用。其言曰：「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，各擇其吏民之賢者，歲貢各二人，以給宿衛。」（註三四）

選舉之制，文帝時已有之，惟以前選舉方法弊端甚多，且不公平。其言曰：「夫長吏多出於中郎吏二千石子弟，選郎吏又以富訾，未必賢也。」（註三五）而有改革選舉之議。

（四）教學原理

仲舒對教學主張，有個性適應、注意興趣、努力不懈、淨化環境、以及採導生制等。茲分述於下：

1. 個性適應

仲舒認教學須視學習者能力大小，以決定教材份量及教學進度，其言曰：「任多少，適疾徐。」淮南子曰：「太疾則苦而不入，太徐則甘而不固。」（註三六）學習進行，循序漸進。故曰：「造而勿趨，稽而勿苦。」（註三七）

2. 注重興趣

仲舒認教學須考察學生性情，凡天性所好而屬於善者則引導之，凡天性所惡而屬於惡者則除去之。能如此，則用力小，而成功大。故曰：「是知引其天性所好，而壓其情之所增者也。如是則言雖約，說必布矣；事雖小，功必大矣。」（註三八）

3. 努力不懈

仲舒認學生學習成功，必須努力不懈。故曰：「事在強勉而已矣。強勉學問，則聞見博而知益明。強迫行道，則德日起而有大功。此皆可使還至，而立有效者也。詩曰：夙夜匪懈，書云：茂哉茂哉。皆強勉之謂也。」（註三九）故主張嚴格督促學生，修學進德，令其勉強力行，勿使懈怠。

4. 淨化環境

仲舒重視社會環境對教學之影響，認社會無惡事，則環境優良，雖欲為惡，亦不知所以為惡，而自然趨於善。故曰：「天下者無患，然後性可善；性可善，然後清廉之化流，然後王道舉，禮樂興，其在此矣。」（註四〇）

5. 採導生制

教育型態之發展，可分為三階段：即基本型態、班級型態、和企業型態。最早之教育型態為基本

型態，教師與學生面對面接觸，師生關係個別而單線（註四一）。教師為學生個別講授教材，故所授生徒人數極為有限。仲舒採導生制，新學者就其弟子受業，不必由仲舒親授。故曰：「下帷講誦，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，或莫見其面。」（註四二）如此可以大量教育，普及教育。導生制西方國家倡行於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。公元一七九七年，英國國教派僧侶柏爾博士（Dr. Andrew Bell）發表其在印度使用級長教學之實驗結果，此一計劃立為當時慈善學校所仿用。同一時期，教友派一校長蘭加斯德（Joseph Lancaster），因學校需助手，而無法支付增聘教員之薪金，乃採用級長制（monitorial system）。一八〇三年始公佈其計劃。此兩計劃，內容相似，故當時對計劃創始人問題，引起激烈爭論（註四三）。而仲舒遠在其一千九百年前，即創此制。馬融、鄭玄相繼效法，西漢私學之盛，此制之倡，關係至大。

四 結語

仲舒專攻春秋公羊傳，為西漢一代大儒和教育家；然其最大抱負，尚在政治，尤重政治革新。其言曰：「琴瑟不調，甚者必解而更張之，迺可鼓也。為政而不行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，迺可理也。當更張而不更張，雖有良工，不能善調也，當更化而不更化，雖有大賢，不能善治也。」（註四四）漢書傳贊曰：「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，……向子歆，以仲舒為群儒首。」誠非虛語。惜其陰陽五行之說，近於迷信，與其未能一展鴻圖，或不無關係。

附註：

- 一：范壽康：中國哲學史綱要，開明書局
一二六頁。
- 二：漢書董仲舒傳。
- 三：同註二。
- 四：同註二。
- 五：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語。
- 六：史記列傳董仲舒傳。
- 七：漢書本傳對膠西王語。
- 八：同註六。
- 九：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。
- 一〇：春秋繁露實性論。
- 一一：同註十。
- 一二：同註九。
- 一三：同註九。
- 一四：同註十。
- 一五：同註十。
- 一六：同註九。
- 一七：同註九。
- 一八：同註九。
- 一九：同註十。
- 二〇：同註十。
- 二一：同註九。
- 二二：賢良對策。

董仲舒

- 二三：同註九。
- 二四：黃建中：中國哲學史講義。
- 二五：同註十。
- 二六：春秋繁露玉杯篇。
- 二七：同註廿二。
- 二八：同註廿二。
- 二九：同註廿二。
- 三〇：春秋繁露仁義法篇。
- 三一：同註廿二。
- 三二：同註廿二。
- 三三：同註廿二。
- 三四：同註廿二。
- 三五：同註廿二。
- 三六：同註廿六。
- 三七：同註廿六。
- 三八：春秋繁露正貫篇。
- 三九：同註廿二。
- 四〇：春秋繁露盟會要。
- 四一：田培林編教育學新論一四〇頁。
- 四二：同註二。
- 四三：克伯萊著、楊亮功譯：西洋教育史下冊
六六二—三頁。
- 四四：同註廿二。